

流年碎影

大板桥

汪国节

大板桥早在1970年代就改建成石拱桥了，前几年经过重新加固，桥面铺上水泥，两侧加上了护墙。加固后，立碑记事，桥被称为关畈大桥，不过在人们口头，桥依旧继承了“大板桥”的名字。

大板桥三拱相连，每个石拱跨度大概二十米，总长约六十米，小时候听奶奶说，我的姨妈，她的姐姐，过大

板桥时，以为走到了头，实际上没到，一步右转直接走到桥下，摔死了。

有河就有桥，有桥可通衢。现在河上的桥陆续多起来，但在几年前，大板桥是独一无二的，是村里人进村出村、出行回家唯一的桥。直到现在，它的桥老大地位在村里也不可替代。由于人流量大，大板桥一直热闹着。记忆中，桥头方寸之地，有电影院、陶瓷厂、医疗室、小卖部、裁缝铺、寿衣店，村部也在桥边。

曾在电影院里上班的叔叔，说我和弟弟那时看电影从不买票，他拦着我们检票，我们从他胯下一钻，就溜进去了。如今电影院早拆了，拆电影院时，父亲弄回一把观众坐的木长条椅，烧锅用了。陶瓷厂也没了。陶瓷厂烧窑时，烧窑的师傅在窑顶的孔洞处顺势借火蒸米粉肉卖。到如今想起那粗陶瓷碗蒸的米粉肉，还不禁流口水。

我家曾在桥边开了个碾秸秆的厂，俗称饲料厂。有乡亲挑来一担干稻草，父亲就开动机器把他的稻草碾碎成稻草糠。稻草糠挑回去，每次搞一点，加少许玉米粉或麦麸、米糠之类，再掺

入由家里孩子放学打来的青草，倒入洗碗水或洗米水，拌一盆喂猪。那年代家家至少有一头猪，猪都这样喂。

父亲和来人聊天时，我就折根柴棍，蹲地上，划乘法竖式，算父亲这一次碾的稻草能收多少钱。无一例外，来的人，无论是大伯还是大娘，都夸我聪明。碾一百斤稻草，收费四元，能买一斤猪肉或十斤豆腐。大抵父亲那时赚来的钱，都用来买了豆腐和猪肉，反正我除了一台彩电，未见父亲置买过别的东西，也没缴过工厂的电费。那时邻居们家连台黑白电视都没有，每当夜幕下沉，陆续有人来我家看电视。夏天晚上我家电视机就放在屋外的稻场上，父亲一边让我们搬凳子，一边递烟，脸上满是骄傲。直到我三年级时，奶奶走的那天，家里一边道士念经，一边来了供电局的人把饲料厂里的机器拆走，抵了电费。家里唯一值钱的彩电也被供电局来的人抬走了。从那以后，父亲手上，再没买过电视机。

母亲有年烂脸腮，烂得厉害，脸都快穿孔了，信偏方，用桥下河

里石头上的青苔捣碎敷脸。敷了很久，奶奶看还不见好，就每天跪在大板桥头，求菩萨保佑我妈，说菩萨要报应，就报应在她身上，别报应我妈身上，我妈给她生了两个好宝。后来母亲嘴角好了，妯娌们来都说我奶奶对她好，对她上心，我妈笑着说：孩子他奶骂我，嫌我的时候，你们不晓得哦。奶奶后来老年痴呆，每天站在桥头，拦住每一个路人，絮絮叨叨地诉说，母亲则跪在大板桥下的石头上，默默洗着奶奶前一晚尿床的床单被褥。

大板桥是座福桥，在那个大学生稀缺的年代，大板桥每年都能送走天之骄子，北大有之，清华有之。乡里人都说关畈的学生会读书。现如今，关畈村每年一个样，家家小洋楼，小汽车，与大板桥的功劳也是分不开的。大板桥承载着记忆，连着过去和未来，担负着幸福和希望。倘有人问我家在哪，我会告诉他，我家在大板桥头。希望孩子未来无论走到哪，别人问起时，也能一样回答：我家在大板桥头，我的爸爸在那，我的爷爷在那。

少年笔记

成长

郑铭杨

考试成绩出来以后，当看到分数和名次，我原本雀跃的、期待的心瞬间就沉到谷底，突然间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我的同学、朋友、平常成绩比我逊色的人都欣喜自己的成绩，而我此刻只能静静地坐在窗前，看着他们去欢呼、去庆贺……

今年暑假，我度过了读书以来

最漫长的夏天。家、辅导班、操场这三点一线，成为我关掉手机能找到我的唯一的地方。我哪儿也不想，我感觉，我生长的城市突然变得异常拥挤，只要我走在街上就一定能遇到熟人，他们只要一开口说话，就一定是打探分数和名次。为了降低遇见熟人的概率，我只好减少自己出门的次数，把自己关在斗室和空旷的操场上，任自己发呆，有时实在是累了，倦了，就带着我的未来在哪里的疑惑进入梦乡。

从无法接受到渐渐静下心来，从抱怨命运弄人到接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自我慰藉，60天的时间里，我天天在睡前闭着眼睛给自己熬心灵鸡汤，虽然矫情，但也还奏效。中考体育测试成绩1000M从最初的4分54秒到目前连创7佳绩；英语从极度的厌学到屡次听写都能取得让关注我的人点头默许的成绩；化学，我自己也试着让自己“装模作样”自学起来；篮球在同学家长的临场指导下日趋熟练……那些曾经

以为靠近不了的精彩，终于被一一体验和收获了。

离2020年中考还剩下不到8个月的时间，老师、家长们都说这是我们这一代学生中最重要的首次大考。还有人常常念叨着如何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交上合格的答卷，



秋牧场 汤青 摄

儿女情长

母亲的座位

周芳

父母家的客厅入户门和厨房门成直角，门旁放个木凳，方便父母出门时坐下来换鞋。可我们慢慢发现，那个木凳成了母亲日常的座位。

其实，父母家较为宽敞，客厅中间有个四方餐桌，最上沿放着一把藤编靠背宽椅，那是父亲的座

位。藤椅本来是一对的，父母各一个，但不知何时，母亲将自己的那一只搬到朝南的小房间里，成了父亲看电视的专座。

规划三餐一直是母亲的专属之事，每日早早地，她都会去一趟菜市场。平日里，虽然只有父母两个人在家吃饭，但母亲还是会在冰箱里备上一些菜，她担心“万一哪个孩子回来呢”。所以，我们对母亲每一次开食堂似的满载而归也见怪不怪了。一回家，母亲就坐在那只凳子上，边换鞋边和父亲唠叨：今天的菜如何新鲜了，哪个摊主又要滑头了，路上又遇见谁了……而那个时候，父亲大多会坐在藤椅上看他的报纸，对母亲的唠叨不冷不热地回应着。

父亲对厨事感兴趣是在退休后，母亲也顺水推舟般地交差，但习惯了亲力亲为的母亲并不舍得完全放手。父亲做饭时，从洗到切再到配料，母亲总会在一旁时时指点，不能做得粗糙了，更不能做少了，“万一哪

个孩子回来呢”。父亲做饭，母亲也不可能站在父亲身边一步不离，而那个厨房门边的木凳，就成了母亲“观摩”父亲的最佳位置，母亲坐在那里既能和父亲唠叨家常，又能“指挥”父亲的做菜步骤，真是一举两得。

坐在木凳上的母亲侧身就正对朝南小屋里的电视机。傍晚，母亲会早早地打开电视机，轮流收看县、市、省再到中央台的天气预报。虽然知道没有多大的差别，但如此执着几十年，只有一个理由：她希望她的家人能避开每一场风雨。每晚播放天气预报时，也是父母吃晚饭的时间，母亲是不会象父亲一样端坐在餐桌边的，她端着碗，坐在那只木凳上，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电视里的天气预报，偶尔，也和坐在餐桌旁的父亲有一句没一句说点什么。但凡有异常天气，她会立即放下碗筷，拿起电话一一叮嘱我们：明天别忘加衣，或者，明天务必带伞……

母亲在娘家、婆家两边威信都

高，谁家夫妻起个争执，婆媳之间怄气，总会来找我母亲评理。只有在这个时候，母亲才会和父亲齐齐端坐在餐桌的上沿，讲到情理之处，她甚至能激动地拍桌子，那些理亏者，也最怕母亲发火。但是，说归说，骂归骂，烟消云散后，母亲又照常到厨房里忙半天，宾朋满坐，菜热酒酣，母亲是很少上桌的，有客人唤她入席，她也客气地拒绝，最终，还是坐在厨房门边的木凳上，一边歇息，一边看着一屋子的亲友，心满意足。

母亲离开后，父亲坚持一个人生活。一日，我回家看望父亲，父亲正在厨房下面，朝南小房间的电视机开着。很自然地，我坐到母亲常坐的那只木凳上，侧身询问父亲的近况。左侧是厨房里的父亲，右转是朝南屋里的电视机，而凳子的位置仍在客厅入户门旁。那一刻，我有些愣怔，突然有种异样的感受。我仿佛再一次看见了母亲，看见她坐在木凳上，无论朝向哪一边，都是她爱的方向。